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 華 大 學 國 際 漢 學 研 究 所
中 山 大 學 中 華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香 港 大 學 饒 宗 頤 學 術 館

主辦

第九、十輯（四）

饒宗頤 主編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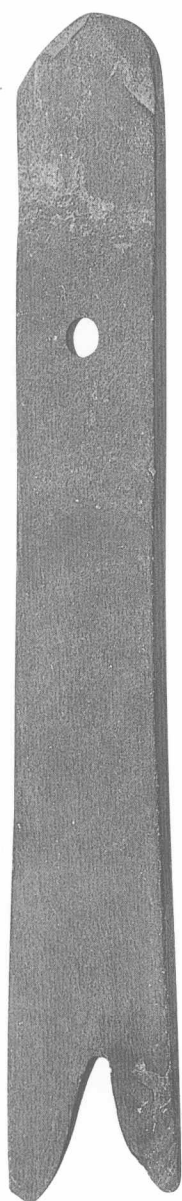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主辦
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

第九、十輯（四）

饒宗頤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檳城潮幫的祭祀和戲劇

田仲一成

一、緒言

馬來西亞國內，潮僑據點的會館、公所，到處都有。一共有 40 多所。潮商據此做商業活動。而且爲了鞏固基礎，他們每逢節日，向神明舉行祭祀，而且獻上戲劇。戲劇非潮劇不可。但每個城市，不一定有潮州戲班，所以他們時常邀請鄰邦泰國或新加坡的潮劇團。潮劇演出較多在“中元盂蘭節”和“歲晚酬神”的時候，泰國、新加坡的潮班，經常在馬來西亞各地跑來跑去，應付各地潮人的邀請。1984 年中元節的時候，我訪問馬來西亞檳城以及泰國曼谷的潮州會館，依靠會館幹部的幫助，關於本地潮人的祭祀和戲劇，做了一些田野考察。通過考察，體會到本地潮人對祭祀和戲劇的傳統觀念。本文擬介紹其一端，而探討他們的宗族觀念以及鄉音潮劇在南洋華僑社會裏的地位。

二、檳城潮幫的社會地位

首先，展示檳城街道簡圖（圖 1）。以中間 Chulia Street 爲界，北方是廣東系居民住的地區，南方是福建系居民住的地區。而且潮州會館位於 Chulia Street 南邊。就是說，雖然屬於福建地區，但靠近廣東地區。換言說，是閩粵之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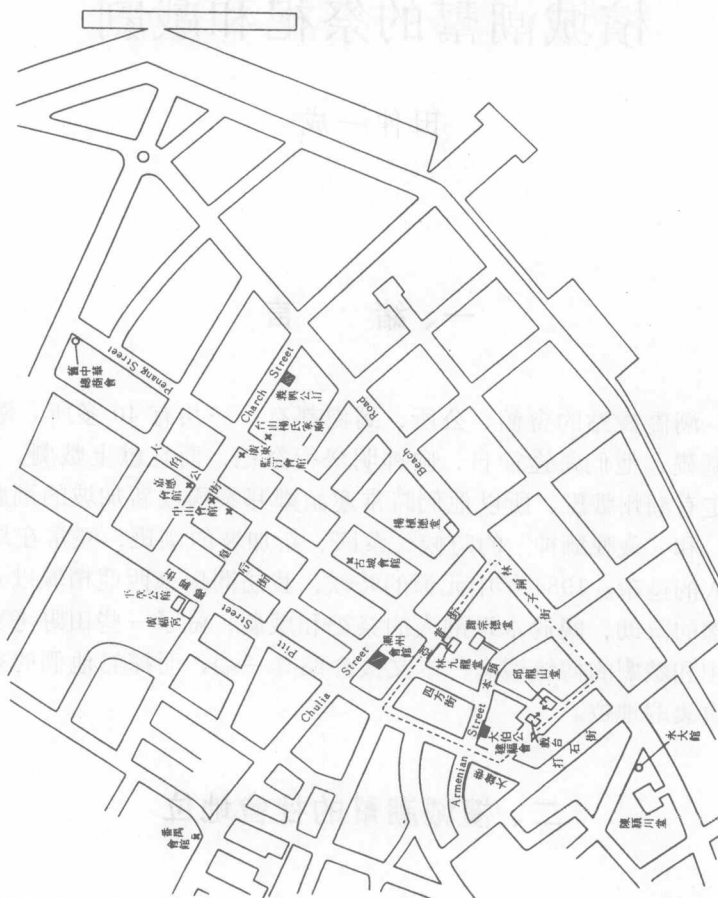
在檳城，廣東幫和福建幫之間，早就有對立的關係。關於商業利害，兩者時常鬥爭。其中很有名的，是 1867 年 8 月 4 日爆發的械鬥。據說，當時，廣東幫的根據地是義興公司，在 Church Street 南邊。是以海賊、漁民、工人以及馬來西亞人等下層人 28000 人組成的，這義興社跟秘密結社“白旗集團”聯合結成白旗派。

與此相對，福建幫的根據地是大伯公廟，在 Armenia Street，是以賣買火器及鴉片的福建商人和客家人 7500 人組成的。他們跟秘密結社“紅旗集團”聯合結成紅旗派。人數比不上廣東派，但武器上占優勢。

這兩派經常衝突，遂於 1867 年展開規模很大、爲時較長的械鬥，經過海峽政府的干涉，方才停止。

在這兩個幫之間，潮州人站在其中間的地位。潮州會館，剛好在連接北部廣東地區和南部福建地區的 Church Street。大部分的潮僑都聚居在這地帶。潮州人從籍貫來說，是屬於廣東籍，但從族群 Ethnic Group 來說，卻是屬於福建系。所以，當粵閩兩幫對立抗爭激烈時，潮幫一直

可以站在調節兩者的地位。在新加坡，潮幫的勢力很大，具有單獨與福幫對抗的力量，在粵系族群之中，能夠發揮領導的作用。但在檳城，潮幫在粵系中是少數派，沒有足以對抗福幫的勢力。因此，在檳城，潮幫倒是親於福幫，使兩幫勢力得以均衡，從而維持其政治地位。



圖一 檳城街區圖；粵幫地區和閩幫地區及潮州會館

潮州幫這類微妙的立場，也可見於光緒二十二年在椰腳街廣福宮旁邊兩幫共同建立的市政機構“平章會館”捐款碑文裏（Pitt Street 北邊：圖一）。根據該館創建碑《廣福兩省公建平章會館落成捐款序及捐款名單》記載，當時高額捐款者的姓名及其款額，如下^[1]。

公班衙捐銀并地計壹萬元

福建公司二千元

潮州府壹千八百元

邱氏公司壹千元

謝氏公司八百元

鄭嗣文六百元

應元宮楊氏公司五百元

許高元號四百八十元

陳氏公司三百元，伍集賀三百元，萬裕號三百元，謝雙玉三百元
 瓊州府二百五十元
 胡豐成子二百四十元，胡維期二百四十元，同慶社二百四十元，清和社二百四十元，有義社二百四十元
 永定公司二百元
 肇慶府一百六十六元
 葉氏公司一百六十元，李成茂一百六十元
 羅廣生一百五十元，朱寶蘭一百五十元，梅同安一百五十元，元生號一百五十元，集成公司一百五十元
 顏永裕一百二十元，勝昌號一百二十元，德發號一百二十元，新同盛一百二十元
 惠州府一百零七元
 致和號一百元，朱南興一百元，羅茂生一百元，李遇賢一百元，新悅生一百元
 嘉應州八十一元
 (下略 9)

據此顯示，潮幫的捐款一千八百元，次於福建公司，居第二位。第一位的福建公司為閩係五大姓的聯合組織。所謂五大姓，指邱氏龍山堂，楊氏植德堂，林氏九龍堂，謝氏宗德堂，陳氏穎川堂等五姓而言；第 1 圖已示各堂地址。都集中在南邊福建地區。他們的巨富古來已知，二千元的捐款並不足道。但是屬於少數派的潮幫捐出與之比肩的款額一千八百元，使人覺得驚奇。五大姓，除了聯合捐款之外，還各自以自己單獨名義，比如：邱氏公司，謝氏公司，楊氏公司，陳氏公司等，更作捐款。但其款額最多也祇不過三百至一千元而已。與此相對，潮幫的一千八百元，比福建各公司更多，是突出的數字。

除了潮幫之外，粵係各幫的捐額，遙遙不及閩係公司，即瓊州幫、肇慶幫（客家）、永定幫、嘉應幫（客家）、惠州幫（客家）等，分別在一百至二百五十元的水平，更無法與閩係媲美。潮幫原本財富也是不薄，但為了平章會館，似乎做出了過分貢獻。其原因，正如上述那樣，我猜想：因為潮幫是站在調停閩粵兩幫的立場，對於以協調兩幫為目的的平章會館的創建，潮幫領導很可能覺得應該格外出力。可見，潮幫雖屬於少數派，但在檳城華僑社會上卻能發揮重要的政治力量。

三、檳城嶼潮州十邑會館

這個會館是散在馬來西亞全土的四十一個潮州會館和公所之中歷史最為悠久者^[2]。創立於同治三年（1864），最初設立地點在檳城社尾街門牌三八一號。當時稱為“韓江家廟”。韓江之名乃取自家鄉潮州名川，同時托意於唐代暫時流寓潮州的文人韓愈之學德。稱為“家廟”也反映了潮州傳統的宗族意識。同治九年（1870），移建於現在的地址吉寧街一二七號。移建時，僅是簡樸的一堂一亭建築物。後來，光緒四年（1888）擴建為三進結構。當初祇以潮州八邑（潮安、潮陽、饒平、惠來、普寧、豐順、澄海）組成。光緒十九年（1893）大埔加入，稱為“九邑”，後來又南澳也加入，之後稱為“潮州十邑會館”。堂名為敦睦堂。會館內部平面用圖二表示。

對聯如下：

A 敦和九邑，異姓連枝，咸歸俎豆，聲香不舊

A' 睦愛八賢，雅風傳古，共紹衣冠，清美常新

B 作客華南邦，存義存仁，咸守文公道德

B' 潮源到海國，相親相睦，無非九屬聯情

C 以三十六，修而成道德

C' 得七十二，化而伏龜蛇

D 韓院光華，永恰同人於嘯浦

D' 江樓瑞霞，歡聯一體在南邦

由對聯 A 表現，九邑同人雖然姓異，應當跟同姓拜祖先一樣，應該共同崇拜先人。由對聯 B 及 D 表現，應該遵守鄉賢韓文公的學德，鞏固基礎。這裏異姓集團，代替祖賢，尊崇鄉賢，企圖加強團結。對聯 C 表現鄉神玄天大帝。新加坡潮人廟“粵海清廟”也奉祀玄天大帝。都是從潮州分香來的。

匾額如下：

P 同治九年歲次庚子仲秋之月吉旦立“帝德同治”董事人 許北合，王武昌，洪聲桂，黃過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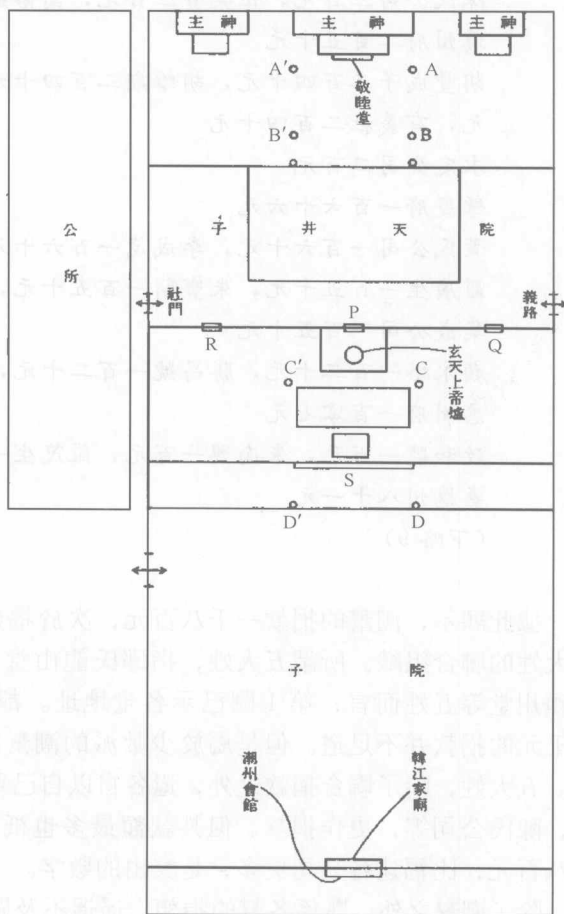
Q 光緒十九年癸巳歲次夏月谷旦“靜鎮赤眉”揭邑棉潮阜衆弟子同敬賜進士出身戶部主政曾習經新書

R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吉旦“澤及冥海”大埔衆弟子同立

S 光緒十九[六]年歲次庚寅仲秋月重修“後二座新進三山”董事人等同立“九邑流芳”震澤陳夢龍敬書

這裏匾額 Q 所說“靜鎮赤眉”，大約是指當時馬六甲海峽有賊而言的。可見潮幫一直關注本地治安問題，而且向北京大官戶部主政申請揮毫，是借光於大官權威，宣傳自己力量。這反映潮幫的鄉神儒家思想。堂構外貌和內部，完全是模仿潮州祠堂的形式（圖三）。

這會館的外貌很像潮州祠堂。比如，潮州郊外龍湖鎮保存有黃氏家祠，是富戶黃氏奉祀母親靈位的。是潮州傳統的“四點金”（堂室合一）的建築格局（圖四）。我們容易認出兩者外貌一模一樣。內部三進結構也一樣。而且會館公所直通中堂，是四點金的設計。如此可見，潮州會館與其模仿於社廟，寧可取範於祠堂。



圖二 檳城潮州十邑會館平面圖



圖三 檳城潮州會館（1982）



圖四 潮州龍湖鎮黃氏家祠（清初創建）

檳城潮州會館是為了奉祀同鄉逝世者的神位而建立的聯合宗祠。會館後進中央靠壁設有神龕，裏面奉祀同鄉有功者的神主。左右龕奉祀其他同鄉神位。此完全符合於祠堂奉祀祖先牌位的形式。跟把祖師、鄉神、土地神等當作主神的一般會館不同，是帶有濃厚的祠堂形式。

潮州會館並不是單姓同族的集團，不能稱為“某氏敦睦堂”，祇能稱為“韓江家廟”，或“潮州會館”，但就會員的意識，或者會館所舉的儀式來說，它接近於“祠堂”。館內的對聯跟閩係五大祠堂比較，“俎豆”、“衣冠”、“雅風”、“存義存仁”等表示宗族理想的文字多一些。因此，可以說，潮幫的組織和祭祀觀念，在檳城或南洋華僑之中，與傳統的中國宗族主義結合，是最為突出的。

四、進主儀式和外江戲

潮州會館 1964 年 4 月 12 日，舉行創立一百周年紀念儀典。屆時做了入祀神位的儀式，與此同時，設宴演戲，以加強同鄉聯誼。下面分別概述。

1. 進主儀式

在百周年紀念儀典之中，最為重要的是，表彰先人的進主儀式，把六名長老的神位入祀於神龕上。會館存有當時的照片可以看到（圖五、六）。據會館幹部說，同鄉擬入祀自己祖先牌位時，需要捐獻二百二十元。



圖五 潮州會館入祀神位儀式-同鄉背着神位拜天地父母



圖六 潮州會館入祀神位儀式-祭入神位上點朱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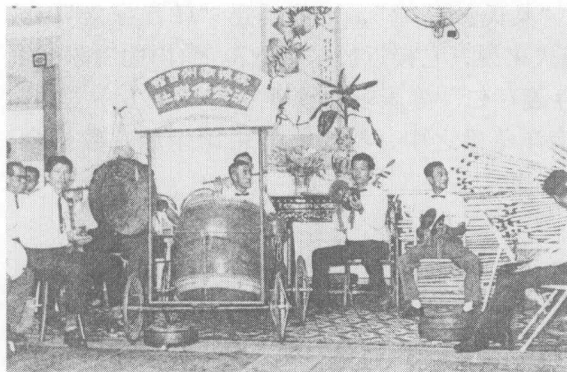
如此可見，擬入祀神位的同鄉宗子，各自背着神位，在神龕前面向外橫列跪坐，向外拜天地父母。拜畢，就長老把筆在各神位上，點紅開光。然後，把神位入祀於神龕裏。背着神位跪坐，表現長老面前誓死負責於奉祀祖先的心態。這類儀式是繼承潮州祠堂入祀神位典禮的傳統。

2. 演戲（外江漢劇）

1964年4月12日舉行紀念盛典時，進主儀式結束以後，同鄉設宴聯歡，同時由會館戲劇組演出戲劇，一連三天。上引的《檳城嶼潮州會館簡史》^[3]就此做了下面的介紹。

一九六四年，本館恰滿一世紀。四月十二日，舉行百周年紀念盛典，慶祝節目一連三天。演劇設宴，盛況空前，拍成影片留存紀念。

會館裏保存着當時的照片。潮樂、潮劇都是屬於會館的業餘劇團“湘竺儒樂社”演出的（圖七、八）。



圖七 湘竺儒樂社演奏國樂。1964年



圖八 湘竺儒樂社粉墨登臺，演出外江漢劇。1964年

關於這業餘劇團，上引《檳城嶼潮州會館簡史》^[4]說明如下：

當日更為闡揚吾潮文化藝術起見，組成湘竺儒樂社。潮樂、潮劇，俱行排練。曾多次在韓[江]中[學]大禮堂，粉墨登臺。且為韓中建設而籌款。成績斐然。及至近年，因欲培養年輕一代接班人，乃組成青年團，活動甚力。又將這并入該團活動。每逢盛會，奏樂清唱助慶。此不特履行馬潮聯會所通過推動各會館組織樂團議案，亦為吾潮鄉土藝術而倡揚，以免式微。

從這篇文章來看，這業餘儒樂班“湘竺儒樂社”似乎成立於1964年4月12日這一天，但是從“曾多次在韓江中學粉墨登臺”來看，這之前已經開始在活動了。

這裏所謂儒樂是指漢劇而言。潮州人把它稱為外江班，本來起源於湖北漢水，沿着湖南湘水南下，進入粵東，流傳於潮州北邊客家地區，遂叫做廣東漢劇，是用中原北音演唱的。潮州人崇拜中原文化，雖然從外江來，但尊重這類漢劇，稱為國樂、儒樂等雅名。湘竺儒樂社的“湘”字是指湘南而言，“竺”字可能指佛教音樂而言。潮州地區，外江漢劇為文人家庭所尊重。

1946年至1960年，這15年時期，最為隆重，以後就慢慢兒衰落下去。上述所指1964年，新加坡傳統儒樂社正在捨棄外江漢劇，開始改演潮州白字戲的時期。而檳城在這個時期，尚在努力推廣儒樂漢劇，可知檳城潮劇比新加坡更為保守，而且尊重傳統的氣氛。

在祠堂舉行進主儀式，與此同時，演出戲劇以敬先人，這樣制度是出自清代初期江南大宗族的祀祖祭祀規矩。

宗祠本來是祭祀始祖或有公績的顯祖的地方。所以族人有一種共同的想法。那就是，須要限制能把牌位放進宗祠者的資格。浙江蕭山縣任氏就規定擁有官職經歷者優先。《蕭山任氏家乘》（嘉慶十二年刊）^[5]卷一二《從祀規例》（順治間制定）有記載如下：

文武雜職，曾經朝選等官，暨族中生平制行端方者，捐銀三十兩，演戲設宴，送牌入祠。其祖父，又欲入祠，例同。

可見，想入祠者，要求捐款，演戲設宴，是跟上述檳城潮州幫的入祠手續相同。蕭山史村曹氏更詳細地記載。《史村曹氏家譜》卷一《宗祠條例》（道光二十六年制定）“進主章程”有記如下。

族中進主，定於春秋兩季。若進主者，預向司事領回新主，寫清世紀，擇吉送上。或張燈演戲，設席筵賓，各聽自便。每位新主，議：錢四百文。交司總收存，以充漸換歷代神主之需。

這裏允許選擇演戲或設席。捐款也較為便宜。但要求演戲的例子為多。餘姚縣豐山毛氏的族譜《毛氏宗譜》^[6]卷首《大宗祠規例》所云如下：

一 宗祠進主，宗長、董事人須將村居房分，并上年已進祖，各行查實，方許演戲入祠。若非我族一派，私自容情，混入者，作不孝論，公衆重罰。

一 歷代宗祠，其特進牌位者，式樣大小，俱要照舊尺寸，不得自為高低闊狹。

一 按舊例，進主，上戶捐銀六兩，中戶捐銀四兩，下戶捐銀二兩，存放生息，以備修祠公項之用。今則不須捐助。惟演戲祭祖。

這裏族人進主時，雖然免除捐助，但要求入祀者演戲祭祖先。可知演戲的目的在敬祖先。餘姚縣孝義西的黃氏，進主時也要求族人演戲祭祖。《孝義西黃氏族譜》^[7]孝集，《公定條約》有云如下：

凡牌位入祠，宜演戲祭祖，以成附廟之禮。殷實之家，理當服闋即行。或一家獨進，或二三相約，聽其自便。其無力支吾者，每過分地之年，令董事各房糾集，一切費用，視牌位之多寡，秉公酌議。

這裏向族人廣給機會進主，貧窮之家也可以聯合承擔費用而進主，但總得演戲敬祖先。這類進主演戲的慣行，集中在浙東宗族。

但廣東宗族也繼承這規矩。茲舉番禺縣芳村謝氏的例子。《芳村謝氏族譜》^[8]記載，該族由

五房結成爲大宗族。五房就是大田、市橋、萃田、村前、防柏□各房。大宗祠裏，從來只奉祀始祖至四世祖四代神主而已。至於康熙四十四年，各房要求把各房五、六世神主也共同入祀。於是各房出資，擴大神龕，同年八月初一舉行進主儀典，接着八月二日起，連演三天戲。族譜所云如下：

八月初一日辰時入主。大田房奉五世、六世，叔興公、景達公兩代之主，出工資二兩。……市橋房奉五世、六世，叔大公、仲廉公兩代之主，出工資二兩，備祭品，用銀一十兩。……萃田房、芳村房各具金豬一體，三房同一致奠。……初二日，連演三天京戲。

這裏所說“京戲”，大約是指外江戲而言的。廣東有兩種戲種。一是從安徽、江西、江蘇等外地流入廣東的戲班，叫做“外江班”。一是廣東本地土生土長的“本地班”。外江班是用官話演出，士商之家尊崇。本地班是用方言粵語演出，農工之人愛之。因此，外江班的地位遙遙高於本地班。這裏所謂“京戲”很可能是指外江班之中的主流“徽班”而言^[9]。

上述檳城潮州會館的進主儀式也一連演三天戲，可能是隨從廣東的規矩。而且他們不聘請老百姓所愛好的潮州白字戲，而特意挑選士商所尊崇的外江班戲，也是隨從廣東上層階級的傳統。

潮州外江班跟廣東外江班，名同實異。廣東外江班是以徽調爲主，潮州外江班是漢劇爲主。潮州城裏仍有清代外江梨園公所，至今裏面存有當時名班老三多班、老福順班的石碑（圖九、一〇）。



圖九 潮州北門內外江梨園公所



圖一〇 潮州外江老三多班梨園公所重修碑

（光緒二十七年立）

由此可知，1964年成立的檳城潮幫湘竺儒樂社也可以說是繼承這潮州外江班的傳統。不過，潮州外江漢劇，1960年後已經進入衰落的時代。關於此事，濟明《南洋的漢劇》^[10]一文，有云如下：

馬來西亞的漢劇運動，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才開始。完整的漢劇團體組織，首以吡叻

Perak 州怡保 Ipoh 客屬公會的漢劇部，1950 年正式成立。其次是吉隆坡 Kuala Lumpur 潮僑京果商公會儒樂部，1954 年曾為南洋大學籌款公演漢劇。Malacca 馬六甲客屬公會與麻坡 Muar 茶商會屬漢樂部，峇株 Batu 融融俱樂部，二十年前（1955）亦曾積極練習漢劇。星馬二地的漢劇運動最旺盛的黃金時期是由 1946 年開始至 1960 年的事。十年前（1965）便開始衰退了。近數年情況，更令人失望。馬來西亞方面的漢劇，早幾年停演。

由此觀之，檳城湘竺儒樂社可以算是星馬漢劇的最後光芒。

五、潮州白字戲

1960 年代漢劇下臺以後，潮州白字戲崛起了。潮州本來有正字戲，就是溫州南戲沿海南下，傳到潮州的。潮州人承襲其規模，用潮語唱出，便成白字戲。據蕭遙天先生所說，在潮州白字戲裏，正字戲的成分已淘汰了十分之四。如此，潮州戲劇四個劇種（漢劇、西秦戲、正字戲、白字戲）之中，1960 年以後，只有白字戲可以看到。現在，南洋的潮州戲以泰國、新加坡為中心。潮州戲班也集中在這兩個國家。但是演的都是白字戲。馬來西亞 40 多個潮幫，都不能培養或維持自己的潮班。各地潮幫需要演戲時，邀請泰國的潮班為多。檳城潮幫也一樣。農曆七月中元節的時候，邀請泰國的潮班以演潮州白字戲。

1984 年，農曆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這二十天之中，檳城和周邊地區有很多泰國潮班活動。當時馬來西亞華字報紙《光華日報》報道，如下：

○8 月 23 日，檳城日落洞中洞區，慶贊中元孟蘭勝會，依例於本月廿三日至廿五日（農曆七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一連三天，假日落洞石頭公園，設壇普度，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并聘泰國老玉樓春潮劇團演戲三天，以資慶祝。

○8 月 23 日，檳島西南區雙溪賴新路中元節理事會決定於廿六日（農曆七月卅日）聘請暹京賽玉豐潮劇團演戲，祈求合境平安，六畜興旺，生意興隆，國泰民安。

○8 月 23 日，威北甲拋巴底玉皇廟大伯公值年董事會，為慶祝大伯公聖誕千秋，已擇定本月廿八、廿九、卅日，一連三天，聘請泰國著名怡梨香潮劇團蒞臨公演助興，祈求庇佑，合境平安。

○8 月 25 日，威北打西汝咯區孟蘭勝會同人，於一年一度之中元節，為示隆重，特重金禮聘泰國新中正順香潮劇團，蒞臨演戲三天助興。并祈求合境平安，生意興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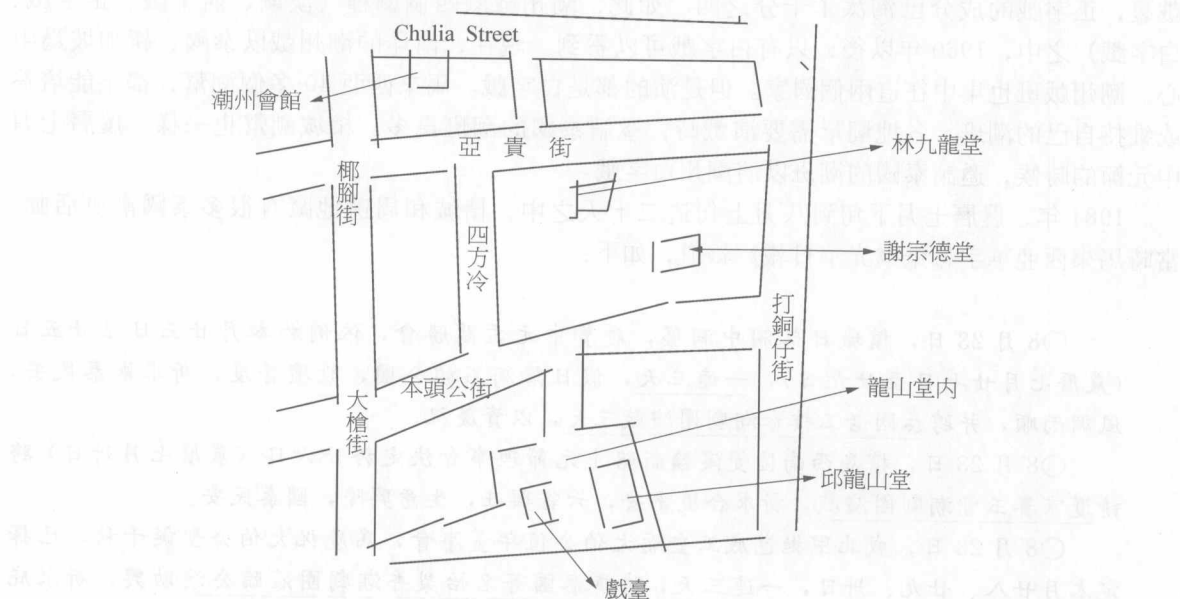
○8 月 25 日，檳城加拉歪律林清德坊門牌十八號為救世昆侖宮列位尊神寶誕千秋，該宮理事會同人，訂於農曆甲子年八月初四日至七日（公曆八月卅日至九月二日）重金禮聘老梅正興潮劇團。農曆八月初八日至初十日（公曆九月三日至五日）聘請怡梨香潮劇團，蒞臨演戲。相繼一連七天，籍資助慶，酬答神恩。農曆八月初六日（神誕正日）拜六，聘請名道士在宮內誦經作醮，以祈求合境平安，風調雨順，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這裏可以看到潮州白字戲的環境。就是街上架戲臺，戲劇向廟裏的諸神奉上，而且普通的居民也隨便可以欣賞。有神人共樂的鄉村祭祀的氣氛。潮州白字戲，是用潮州方言表演的，而

潮州話是屬於閩南話的系統。因此，潮州白字戲的語言，不但潮州人，而且閩南人（泉州、漳州人）也容易聽得懂。閩南人原來以邀請閩南劇班為理想。但近年閩南劇，在臺灣歌仔戲的影響之下，極為洋化，蛻變為歌仔戲或歌曲，離開閩南劇的原貌了。因此，閩南父佬，最近，邀請戲班時，與其蛻變為歌曲的閩劇，乾脆挑選遵守傳統的潮劇白字戲。因此，潮劇的觀眾，超過潮州人，擴大到閩南系居民。潮州白字戲變為閩係居民的戲劇，因此這裏有潮州班生意旺盛的條件。但這裏潮幫祇有漢劇業餘班，卻沒有培養潮州白字戲班。不能對應閩系居民的要求。如此就沒辦法邀請泰國的潮劇班。從上面的資料來看，容易看到潮州劇團都是泰國來的，一共有5個。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中，集中在檳城地區，據此可以推測檳城潮閩工商人的對潮劇的要求，同時可見他們對潮劇的開支之多。

這裏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以探討在檳城泰國潮劇團的活動。1984年農曆七月廿八日至廿九日，潮州會館南邊的七個地區聯合組織，叫做椰腳街聯合七條街區中元慶贊會，邀請泰國老梅正興潮劇團，在邱龍山堂戲臺上演兩天潮州白字戲。七個地區如下。

椰腳街，大槍街，四方冷，亞貴街，木頭公街，龍山堂內，打銅仔街。其地圖如下（圖一一）



圖一一 椰腳街聯合七條街區中元慶贊會街坊配置圖

這七區居民，以閩南人為多，但 Chulia Street 的潮州人，也一定參加。龍山堂北邊隔壁，設架醮壇，奉祀大士王爺，挂起對聯。大士王的青色面孔，似乎是潮州式的（圖一二）。對面有龍山堂的常設戲臺（圖一三），老梅正興潮劇團為了演出，裝飾內部，也挂起對聯等（圖一四）。對聯如下：

- | | |
|------|-----------|
| 大士王壇 | a 眼似金剛真惡相 |
| | A 心如明鏡極慈悲 |
| 戲臺 | b 普濟衆生離苦海 |
| | B 渡登彼岸超幽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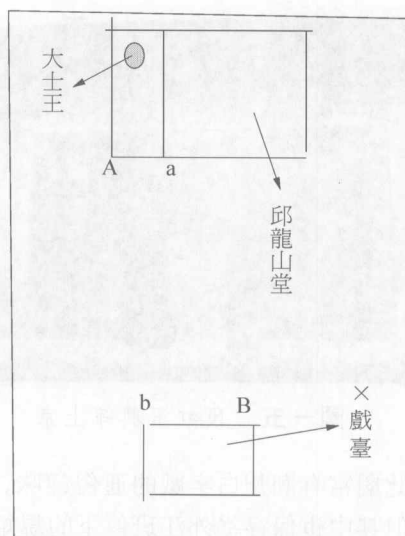
戲臺對聯也以超度幽魂為內容，是較為少見。反映這地閩系居民害怕孤魂的心態。



圖一二 大士王像



圖一三 邱龍山堂戲臺



圖一四 椰腳街聯合七條街區中元場地

六、潮人文化在南洋

泰國老梅正興潮劇團在此演出如下。

第一晚（農曆七月廿八） 包公狄龍案（全連）

第二晚（農曆七月廿八） 一代雙王親（全連）

第一晚《包公狄龍案》劇情，據《潮劇劇目准考》^[11]，如下：

宋朝國仗龐吉與其女龐后陰謀篡位，趁宋仁宗病危之機，矯旨召邊關守將平西王狄龍回京議事。狄青之子，青年將軍狄龍不知是詐，隨假太監韓血奔赴內宮，被騙走了佩劍與人面金牌。韓血用其劍殺死皇儲蘆花王子，嫁禍狄龍謀反，並將金牌贈獻包公求情。時包公年邁，家居養病，由其子包貴代掌開封府事。包貴因證據不足，將案犯狄龍暫押衙內。包公認為包貴徇私枉法，袒護狄龍，抱病親自審理此案。失心誤斷，將狄龍打入死牢。包貴痛陳案情疑點，反遭斥責。狄龍母雙陽公主與妻段紅玉深明大義，拋開私怨，提兵平息西夏之亂。然後興師問罪。龐吉父女劣跡昭然。包公自責斷案有錯，請刑自劍。後在眾人的跪求下，才謝免死罪。怒劍龐吉父女與同謀者。

據《潮劇劇目准考》考釋，這提要據新加坡潮劇聯誼社本而寫的，1996年由王菲和李崩改編。上述檳城演出時間在1984年，是根據舊本上演的。新舊兩本之間，雖然有差異，劇情上不會有大的間隔。北宋名將狄青的故事，除了《宋史》有本傳之外，其傳說編入小說《五虎平征演義》等。潮劇演出狄青的劇目很多。潮州《歌冊》也有《狄青平西》等唱本。這《狄龍案》，先有狄家對手龐家做奸，經過狄家遇難曲折之後，女將崛起，救出狄家。是勸善懲惡的故事。其演出劇照，如下。



圖一五 段紅玉興師上京



圖一六 金榜：狀元夫妻拜謝天地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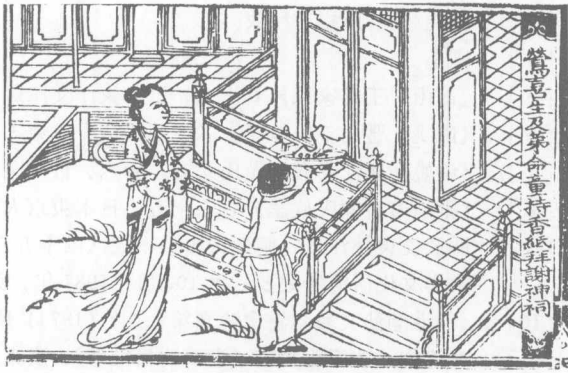
此劇富有潮州白字戲的通俗趣味，街上人很喜歡，觀眾也很多。跟外江漢劇的雅風大有差異。但其中也保存從外江班傳下的規矩。比如，當晚演出之中，有“金榜”，是描寫一位為了應試苦讀很久的青年，在考上後，向賢貞妻子報喜，屆時兩夫妻向天地祖宗跪拜致謝（圖一六）。這狀元夫妻金榜演出，反映出潮人向宗祠拜禮的形式。

關於這金榜演出，有一事值得注意，就是弘治本《西廂記》的一段演出。其中第四本第二折末尾吊場有一段，崔鶯鶯得到丈夫張君瑞應試及第的消息後，帶着崔家嗣子歡郎，到神祠表示感謝。其文字如下。

（旦同歡郎上云）近聞張生，一舉及第。得了探花郎，未曾除授，何處掌權。今日乃六月十五日，請神歸殿。歡郎，快去收拾香紙轎馬，我和人同去前面神祠，祈筮保庇他人。皆是我心之願也。

此處有圖，如下（圖一七）。

弘治本《西廂記》是上圖下文，大字刊刻，在南京出版的大型本，若非富戶大族是買不起的。它是大宗族喜愛的版本。目前傳下來的明刻《西廂記》30餘種之中，具有這一段，僅弘治本1種而已。而且這本之所以有這一段，反映出這本的代表宗族意識的特點。我認為：潮州白字戲的金榜是繼承這一段而成立的。但弘治本拜神祠，金榜夫妻拜天地祖先，潮州戲可以說是更為宗族化的。檳城潮幫已經喪失傳統的外江漢劇，但連下層居民喜愛的潮州白字戲裏，也保存着金榜等宗族性演出，這是潮州的一個特點。



圖一七 鶯鶯謝神

七、小 結

最後，關於潮幫組織與戲劇的關係，略述卑見以作結論。縱觀南洋華僑諸幫相傳的戲劇，潮劇是保留古老戲劇形式的獨特無二的劇種。所謂潮劇之中，西秦戲和外江漢劇的影子就已經沒有了，而且正字戲也都改變為白字戲。但白字戲裏，其音樂、歌唱、身段、裝扮等樣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都還保留着古式。與此相反，其他諸幫，比如閩南幫、莆仙幫、粵幫、瓊幫等的戲劇，或多或少，接受西洋樂器、裝扮、歌唱等，改變為現代化的中西混合的戲劇。與此相反，潮劇的保守性，連在潮州白字戲之中，也可以看到。為什麼只有潮幫能夠保存舊戲劇的形式？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但似乎可以指出：

第一，潮幫是特別尊重中國中原文化的族群。比如，潮籍人士尊敬流寓潮州的唐代文人韓愈，將當地山河冠以韓氏之姓韓江、韓山等。僑居南洋的潮幫也將其組織稱為“韓江家廟”、“韓江公會”、“韓江中學”等。每次提到韓文公，都反映出潮人憧憬中原文化的心態。如此，潮人尊重中國傳統文物、書畫、詩文。對於戲劇，也不把它看作下流的娛樂，卻看作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他們把起源於中原的外江漢劇稱為國樂或儒樂以尊敬，其理由也在於此。他們對於白字戲，也採取認真的態度，努力排除西洋化。這在保存潮劇舊形式上，發揮着重要作用。

第二，潮幫內部組織是以宗族觀念為核心的。這與上述第一有關。上面，關於檳城潮幫的情況說過那樣，潮幫內部有很強的宗族團結的意識。把各族祖先的神位入祀於神龕的儀式，是會館最為重要的儀典。宗族秩序是依靠輩行年齡上下高低而決定的，上層領導，下層隨從，是嚴格的組織。儒家思想最為合適於這種宗族體制。潮幫尊重儒家文物，是為了培養儒家宗族觀念。潮劇在這方面承擔着鼓吹這種觀念的作用。潮劇的故事，離不開“金榜”等鼓勵“光前裕後”的思想，其大多數是以忠孝節義、勸善懲惡為軸而構成的。與其說是娛樂，寧可說是教育，更為妥當。如此，一脈相承，不會改變。潮劇在現代社會許多現代化的誘引之下，仍舊能夠保存舊時形式，也是因為潮幫內部存有強大的組織力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也許還有其他因素。但目前淺學鄙見，不能提到另外觀點。暫時以此為結論。

- [1] 今堀誠二《馬來西亞的華僑社會》亞洲經濟研究所，1968年。
- [2] 這裏有關會館的歷史，據《檳城嶼潮州會館簡史》（《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第四六周年大會暨第四屆代表大會紀念特刊》，吉隆坡，1980）而寫成。
- [3] 前注[2]所揭書所收。
- [4] 同上。
- [5] 《蕭山·王氏家乘》卷十六，日本東洋文庫藏。
- [6] 《餘姚·豐山毛氏族譜》卷二十四，日本東洋文庫藏。
- [7] 《餘姚·姚江孝義西黃氏宗譜》卷六，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 [8] 《番禺芳村謝氏族譜》卷二十五，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 [9] 關於廣東外江班，請參閱田仲一成《以十五六世紀為中心的江南地方劇的變質（六）》，《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2冊，1987年，第247頁以下。
- [10] 《僑港潮汕文教聯誼會會刊第三期》（1974）所收。
- [11] 林淳鈞、陳歷明共編《潮劇劇目准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卷，第778頁。

地域社會史研究中的族群問題

——以“潮州人”與“客家人”的分界為例

陳春聲

1993年，在《潮學研究》創刊號上，作為該刊物主編的饒宗頤教授發表《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學”》一文，其中對“潮州學”與“客家學”的關係問題，作了影響深遠的論述：

潮州地區人文現象，有需要作為獨立而深入探究之研究對象，應該和“客家研究”同樣受到學人的重視。因此，潮州學的成立，自然是順理成章不用多費唇舌來加以說明；更有一個充足的理由，客家學以梅州地區為核心，在清雍正十年（1732）嘉應直隸州未設立之前，整個梅州原是潮州所屬的程鄉（後分出鎮平、平遠），長期受到潮州的統轄。大埔、豐順二縣，亦屬潮州所管。北京的潮州八邑會館，只有說客語的大埔沒有加入，但大埔仍是潮屬的一邑，至近時方才割出獨立。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歷史，梅州、大埔都應包括在內，這說明客家學根本是潮州學內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1]

在這裏，饒先生實際上把“潮州學”的研究對象定義潮州地區的人文現象，而非與“客家人”相對應的另一方言群體（即現代所謂講“潮州話”的人群）。後來的一些批評者，往往根據自己的曲解或一孔之見，抓住“客家學根本是潮州學內涵的一部分”一句隨意識論，而忽略了饒先生的論說中，實際上蘊含了如何理解地域劃分與族群分類這樣的具有深刻方法論意義的問題。

饒先生論述中提到的雍正十年以前的潮州府，包含了韓江中游和下游地區。汀、梅兩江在大埔三河壩匯合成為韓江，韓江南下直出重山峽谷，在潮州城下，再分北溪、東溪、西溪等幾道支流出海。潮州以上為韓江上、中游地區，多山地丘陵，主要為講客家話的人群聚居。韓江下游是三角洲平原，其居民以講福佬話者居多。明代韓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為潮州府所轄，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在梅江流域設立了嘉應州。直至20世紀初年，具有近代“民族”色彩的“客族”和“土族”（指講福佬話的人群）分野被清楚界定之後，正在努力塑造“客族”意識的著名客家知識分子溫廷敬，仍然在報紙上連載長篇文章，說明整個韓江流域同屬一個區域：

夫吾等所居之州郡，非潮州與嘉應乎？潮、嘉為人為之區畫，而實具天然之流域。今雖分為二州，向實合為一府。程鄉、鎮平、平遠，本為潮州之隸屬；興寧、長樂，雖割自惠州，然以地勢論之，固與潮州屬同一流域。……我粵省為西江流域，而東有東江，北有北江以會之。自惠州以西，韶州以南，皆脈絡貫通，聯為一氣。獨我潮、嘉，山脈異向，河水異流，坐是之故，民情風俗，自成一派，與省會絕不相同。皆受此地理之影響也。^[2]